

軍旅生涯飛行憶往(下)

· 蔡以根 ·

在第五大隊第二十六中隊，隨著飛行時數增加，逐漸成為一名資深隊員，擔任作戰官後，必須占少校職缺，但第五大隊少校皆已滿編，長官特別安排我到修補大隊當試飛官，隔年晉升少校，試飛官平時的任務是每當修補大隊下轄的場站、週檢、軍電中隊所有定檢或故障修復完成，就要按照部頒程序進行空中飛行檢驗，我是一名非常負責的試飛官，只要大隊提

出飛機試飛需求，不論晨曦、黃昏或假日我都會馬上幫忙試飛，試飛工作落實執行，單位整體戰力也跟著提升，因此受到第五大隊與聯隊部各級長官關注。

F-5A/B是雙發動機的戰機，試飛程序中，有一項關閉一組發動機重新空中開車後，再關閉另一組發動機，飛機爬高四萬五千呎以上，檢驗測試後燃氣開關，飛機保持大角度上升直到飛機掛零，測試F-5的安定性能，透過試飛程序，對飛機瞭解增長許多，不過畢竟是試飛任務，偶有單發動機關車後，無法重新啟動，使用單發動機回場安全落地。

執行試飛時，大多是單座機，有一次單機試飛遇到「特殊故障」，起飛後向東宜蘭爬高，不到一千呎進雲，受到天氣不佳影響，各基地大多停飛待命中，只有我一架單座機在密雲中爬升，無線電靜悄悄，飛行中感覺全世界都在靜止狀態，自己好像在時空隧道孤軍遊走，一股無名恐懼襲來，直到近三萬呎出雲，完成試飛返航，由戰管引導下降，忽然無線電「G

波道」變得非常吵雜，GCT/GCA返場落地後，聽聞陸軍一架直升機因天氣惡劣墜毀，上面坐有當時陸軍總司令于豪章上將等人，當時陸軍直升機部隊成軍不久，聽說飛行員不會GCA，如是事實，那就太冤枉了，GCA只須

蔡老師擔任試飛官認真盡職，隨時協助修補大隊測試飛機性能，深獲各級長官肯定【照片由作者提供】。



第五大隊時期的蔡以根老師【照片由作者提供】。



聽令地面引導，就可以安全到達機場落地。

多年後，奉調花蓮基地上校隊長，有一年空軍總部考核組戰術考核，剩最後四架次低空航路到蘭嶼投擲汽油彈，突然接獲聯隊長電話，要我率領四架掛彈機，沿著海洋低空至蘭嶼投放汽油彈，按照航作業起飛轉向直奔綠島，雲高約一千呎，水平能見度約二哩，但霧茫茫飄著細雨，飛行高度五百呎，快到達綠島時，駭見一個龐然大物聳立海上，年幼時看過一部電影「海怪」大章魚盤據海上的情景閃過腦海，轉向蘭嶼同樣的畫面再



蔡老師後來奉調花蓮基地上校隊長，仍深獲長官器重，以主官身分率隊至蘭嶼執行投彈任務【照片由作者提供】。

現，我們順利投完汽油彈安返花蓮，飛行生涯第二次自己嚇自己。

空軍第五大隊駐地在桃園，天氣瞬息萬變，適合真天氣儀器飛行練習，大部分飛行員都有良好的儀飛能力，但空對地炸射靶場，只有靠近嘉義海邊的水溪靶場與屏東佳冬靶場兩處，距離桃園基地較遠，不僅飛機耗油，也影響炸射訓練流路，所以每到雨季或冬季，三個作戰中隊要輪流移防至臺南基地，專門加強對地炸射訓練科目。

桃園機場西南邊是第六大隊，早期是RE-101偵察機，後來有RE-104偵察機，還有第三十五中隊（黑貓中隊）的C-119偵察機，因為是情報蒐集單位，所以他們的生活圈與第五大隊分在東西兩區，在跑道上偶爾看見C-119起飛與降落，據知C-119飛行員出任務時，要穿特別訂製的壓力衣，因為他們飛行高度多在七萬呎以上，每趟任務要飛行八至十小時，非常辛苦，冷戰期間也有C-119偵察機曾被中共飛彈擊落，據訊息所知，二十八位C-119飛行員有十位殉職（包含訓練失事），至於第六大隊任務和日常作息，要由曾任職該單位的人員才能說分明，也有人說C-119是世間最難飛的飛機。

我從一名資淺隊員，經過飛行時



桃園第五大隊第四十二中隊移防臺東志航基地，改隸第七大隊第四十五中隊，培養許多空軍將領【照片由作者提供】。

間累積逐漸成為資深隊員，期間經歷多次生死邊緣，靠著臨機反應加上一點運氣，與死神多次擦肩而過，晉升中校後奉派三軍大學空院正規班受訓，結束後仍分派桃園第五大隊第四十二中隊，未幾整個中隊移防臺東志航基地，改隸第七大隊第四十五中隊，

每年的雙十國慶，空中兵力
操演皆是萬眾矚目的重頭戲
【本社資料照片】。



一年後擔任中隊長，任務除了南巡空域外，主要訓練空軍官校畢業生換裝F-5A，完成戰備再分發各部隊，是培養空軍戰鬥機飛行員的搖籃，很多空軍將才都出自本中隊。

民國七十年雙十國慶，空軍準備八個大編隊，每個編隊十六架飛機，是歷年最壯觀的空中分列式閱兵，臺東志航基地也奉令參加，兩個大編隊派三十二架F-5AB，聯隊長指示我擔任第二個大編隊的領隊，任務機全部移駐新竹基地，每次預演前，都會有一架天氣航線觀測機探測航線天氣，九月二十五日預習，有一位非常優秀的朱嘯天同學擔任觀測任務（與郝振興共同駕駛五三六號機），起飛前從我的飛機前滑過，我們互打安好手勢，他先我們起飛，待我們開車滑出時，突接塔臺通知：「今日演練停止，各自返防駐地」，落地後，才知朱同學觀測機進入淡水河口轉入臺北時，不幸擦撞大屯山殉職，這位同學中的佼佼者，也是未來的將才，留給同學們無限惋惜與傷痛！

任職中隊長兩年後，我奉調臺中航發中心試飛組擔任試飛官，專職F-5E/F組裝完成後試飛、AT-3（當時研發中）各種數據驗證和中科院空中武器試射等任務，試飛組尚保有



TCH-1中興號教練機、PL-1介壽號初級教練機等，不同的時間飛不同的飛機，讓我的飛行技術進入另一層次，航發中心有許多航空博士、碩士都是官校同學，從他們那裡增長許多飛機知識，受益良多。

任職試飛官兩年，奉令調回花蓮聯隊擔任上校隊長，屆滿後調升聯隊政戰主任，後考取三軍大學戰爭學院

蔡老師曾經奉調航發中心試飛官，試飛過F-5E/F、AT-3、TCH-1及PL-1等型機，並從航空博士學到不少飛機知識，對飛行技術大有助益【照片由作者提供】。

，畢業後分派至空軍官校飛指部副指揮官，一年後升指揮官佔少將缺，後調嘉義副聯隊長晉升少將，爾後便進入高司參謀職務，歷練空軍總部作戰



蔡以根老師與前參謀總長沈一鳴一級上將感情深厚，沈總長學生時代就曾予以指導，並成為蔡老師在第四十五中隊的小隊員【照片由作者提供】。

副署長及作戰司令部副參謀長，其後調至國防部督察部直到屆齡退伍。

退休後賦閒在家，西元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電視新聞突然播報參謀總長沈一鳴搭乘直升機慰問部隊，專機在宜蘭山區撞山失事，沈總長當場殉職，沈一鳴是第四十五中隊換裝的學生，結訓後成了我隊上的小隊員，他學養深厚，待人謙恭有禮，在我退休多年，沈一鳴無論在空軍什麼位置，見到我這退休的老隊長，都是有節有禮，他突然殉難，帶來無比的哀傷，尤其電視上看見他的夫人傷心哭著說：「他（沈一鳴）不要我了」，讓我這退休老人也流下眼淚。

軍旅一生大半與藍天白雲為伍，臺灣的高山峻嶺、臺灣的萬家燈火，都曾在我翼下飄過，見過晨曦的第一道光芒，也目送過晚霞最後一道光亮，夜間飛行享受過天上星星與海上漁船燈火相映成的夢幻空間，每一位空軍飛行員，都有說不完的飛行故事，有快樂歡笑，也有失去同學或戰友時的哀傷。

孩提時代一架劃空而過的戰鬥機，讓我走上飛行生涯，時空隧道的人生，問一聲「後悔嗎？」我的回答是：「不會！如果真有來世，願意重複再走一次飛行的人生」。（全文畢）

· 空幼十三期校友 青松 撰文·

贊古詩作

雅致同賞（二）

唐朝詩人孟郊有一首《遊子吟／迎母漂上作》詩作：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譯文：慈祥的母親用手中的針線，為兒子趕製身上的衣衫，臨行前一針針密密地縫綴，怕的是影響兒子出行，誰敢說子女沒有小草那樣的孝心，不能夠報答慈母恩情呢？

說明：這是一首母愛頌歌，詩中親切真誠地吟頌人類最偉大的情感——母愛；尤其是詩的末兩句，以通俗的形象來比喻，寄語赤子熾熱的情懷。春暉即春日，比喻母愛；對於春日般的母愛，被廣為傳頌，全詩無華麗的詞彙，亦無巧琢雕飾。在清新流暢，淳樸素淡的語言中，飽含著濃郁醇美的詩味，情真意切，千百年來撥動多少讀者的心弦，引起萬千遊子的共鳴。